# 尚書引義

# 尚書引義卷六



明衡陽王夫之譔

## 君陳

天下之相競於名實也情一動而不能止物一觸而不能受故邵子以爲名之生實之喪皆不足也不足則事不足以濟而實去之德靳於小名雖乍勝而終敗細人者亦知此矣於是神其術以游於天下欲張之必固翕之欲先之必固後之見利不爭以爲豪傑曰我有忍矣以德報怨以爲長者曰我有容矣不炫小利而大利歸之不亟爭名而名不能舍也斯道也用兵者以爲制人之機欲富者以爲巧取之術養生者以爲緣督之經是則忍也容也異端之

所實權謀者之所尚也成王既見聖昭昭然揭日月以照臨萬邦而亦云爾者何哉均之忍也而姑爲忍者與有忍者殊均之容也而故相容者與有容者殊有云者實有之而可昭昭然揭日月以行者也非固有之則忍者非忍而容者非容也能忍利之不得而非能忍害非忍也能容名之不美而非容以實非容也夫忍云者癢而不搔痛而不抑之謂也利之不得且保其固有非痛癢之相切矣容云者非所得而懷之無所擇而函之之謂也名之不美一聽之物論非存諸懷而函之不去矣能忍於利而不能忍於害利不獲害亦不侵是辭利以違害之謀也名在彼實固在此是去名以取實之術也老氏之教終於權詐心與迹

判誠不屬而操物之生死止此而已矣成王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神明者非可以籠絡之術逃其怨恫者也竊竊然避害而樂攘其實是匿藏於心人不能傷而神明之咎惡集之矣誠於忍者利不歆而害亦不距誠於容者名不競而實亦不爭誠有之也知天下之險阻荼毒皆命之所必受知物情之刻覈殘忍皆道之所能格將有憯肌膚戮妻子而不動受垢汚被攘奪而不懟志之所至而氣以凝欲仁得仁而喪亦仁矣此之謂有忍此之謂有容也此以道濟天下而成乎大德者也葢苟其爲君子也者則利之相試也淺矣名之不歆也易矣而害之生於不測實之投以不堪陰陽不偶之數生乎世變雖以盛德而履帝王卿

相之位可以帷意所爲而相抵以相用者不能無也秉堅凝廣大之素心乍受之而驚數嬰之而危於是不克以自持而爲之搖蕩雖君子固難言之矣且夫所謂害者不僅憯肌膚戮妻子也所謂實者亦不僅垢汚攘奪也以事親而養不從心以獲上而勞不成績以交友而信且見疑以治民而恩或中沮詭於其術則得之正以其誼則不得近乎名接以利則雖險而有功敦乎實忘乎害則害益至而實不克就若此者萬變不窮皆不可以理遣不可以情格者也斯則尤其難忍而難容者也去乎利非以就乎害而去乎利則害必與之相迎全軀保妻子之福澤上亦可致效於君親旁亦可汲引乎朋友下亦可見功於百姓既已

與害相迎而德無可居功無所試咎且上延而禍且下逮平生之所學夢寐之所志一旦瓦解而不能復恤慮及於此而躍起以求濟忍道淪矣有忍者忍此則征凶而亦利涉也名待實以彰而實亦繇名而立輕去乎名而天下之欲成其名者去之且責以名者多爲之砭以沮其實而無端之恩怨投仁義中正之巇隙以相爲距故亂吾名者不亂吾實不止吾欲據實以與之爭則容德虧矣有容者容此故德愈不顯而愈大也有所忍於利以遠害有所忍於害而忘利有所忍於利以遠利有所忍於害以貞害遠於利以貞害而後天下無不可濟之險阻有所容於敗吾名者以全實有所容於賡吾實者以正名有所容於敗吾名

者而並忘其實有所容於毀吾實者何有於名實忘而何有於名而後君子之德塞乎天地之閒事圯無功而功功者存道尼不行而行行者遠功功者以扶人之紀則業參於帝行行者以通天地之變則化順於天至治馨香感於神明其此謂與斯道也達以之調陰陽之愆伏窮以之盡人事之憂患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而利民者不庸撥亂世反之治而定傾者不撓行夷狄素患難而介然以其堅貞之志與日月爭光洗心退藏於密神武不殺而以神明其德故周公以之誅管蔡殄商奄而赤舄之容不改徙殷民尹東國而不靜之迪屢不驚乃著其象於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欲嗚呼盡之矣艮以止而忍以定兌以說而容以和

樂天敦土而不足於物有餘於己不足於身有餘於心君子之以成德爲行良有樂乎此焉豈老氏以陰謀持天下之名實而求濟其大欲者之可同年而語哉

顧命

老氏曰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其不求諸己而徒歸怨於物也亦愚矣哉色聲味之在天下天下之故也色聲味之顯於天下耳目口之所察也故告子之以食色言性既未達於天下已然之迹老氏之以虛無言性抑未體夫辨色審聲知味之原也繇目辨色色以五顯繇耳審聲聲以五殊繇口知味味以五别不然則色聲味固與人漠不相親何爲其與吾相遇於一朝而皆

不昧也故五色五聲五味者性之顯也天下固有五色而辨之者人人不殊天下固有五聲而審之者古今不忒天下固有五味而知之者久暫不違不然則色聲味惟人所命何爲乎胥天下而有其同然者故五色五聲五味道之撰也夫其爲性之所顯則與仁義禮智互相爲體用其爲道之所撰則與禮樂刑政互相爲功效劣者不知所擇而與怨焉則噎而怨農人之耕火而怨樵者之薪也人之所供移怨於人物之所具移怨於物天之所產移怨於天故老氏以爲盲目聾耳爽口之毒而浮屠亦謂之曰塵夫欲無色則無如無目欲無聲則無如無耳欲無味則無如無口固將致忿疾夫父母所生之身而移怨於父母故老氏

以有身爲大患而浮屠之愚直以孩提之愛親爲貪癡之大惑是其惡之淫於桀蹠也始以愚惰之情不給於經理而委罪於進前之利用以分其疚惡繼以忿戾之氣危致其攻擊而徼幸於一旦之輕安以謂之天甯厚怨於物而怨於己故曰小人求諸人洵哉其爲小人之無忌憚者矣。知然則顧命之言曰夫人自亂於威儀斯君子求己之道也威儀者禮之昭也其發見也於五官四肢其攝持也惟心其相爲用也則色聲味之品節也色聲味相授以求稱吾情者文質也視聽食相受而得當於物者威儀也文質者著見之迹而以定威儀之則威儀者心身之所察而以適文質之中文質在物而威儀在己己與物相得而禮成

焉成之者己也故曰克己復禮爲仁爲仁繇己而繇人乎哉君子求諸己而已故曰自亂也己有禮故可求而復非吾之但有甘食悅色之情也天下皆禮之所顯而求之者繇己非食必使我甘色必使我悅也故亂者自亂亂不亂治也之者自亂之亂治也而色聲味其何與焉狂蕩佻達先生於心而徵於色淫聲美色因與之合非己求之物不我致而又何怨焉色聲味自成其天產地產而以爲德於人者也己有其良貴而天下非其可賤己有其至善而天下非其皆惡於己求之於天下得之色聲味皆臺臺之用也求己以己則授物有權求天下以己則受物有主授受之際而威儀生焉治亂分焉故曰威儀所以定命命定而性乃見

其功性見其功而物皆載德優優大哉威儀三千一色聲味之效其質以成我之文者也至道以有所麗而凝矣是故麗於色而視之威儀著焉麗於聲而耳之威儀著焉麗於味而口之威儀著焉威儀克則惟物之則威儀有章惟物之章則應乎性之則章成乎道之章入五色而用其明入五聲而用其聰入五味而覩其所養乃可以周旋進退與萬物交而盡性以立人道之常色聲味之授我也以道吾之受之也以性吾授色聲味也以性色聲味之受我也各以其道樂用其萬殊相親於一本昭然天理之不昧其何咎焉故五色不能令盲也盲者盲之而色失其色矣五聲不能令聾也聾者聾之而聲失其聲矣五味不能令口

爽也爽者爽之而味失其味矣治容淫聲釀甘之味非物之固然也目不明耳不聰求口實而不貞者自亂其威儀取色聲味之所未有而採亂之也若其爲五色五聲五味之固然者天下誠然而有之吾心誠然而喩之天下誠然而授之吾心誠然而受之吾身誠然而授之天下誠然而受之禮所生焉仁所顯焉非是而人道廢雖廢人道而終不能舍此以孤存於天下徒以喪其威儀等人道於馬牛而已矣故君子非不求之天下也求天下以己則天下者其天下矣君子之求己求諸心也求諸心者以其心求其威儀威儀皆足以見心矣君子之自求於威儀求諸色聲味也求諸色聲味者審知其品節而愼用之則色聲味皆

威儀之章矣目歷元黃耳歷鐘鼓口歷肥甘而道無不行性無不率何也惟以其不盲不聾不爽者受天下之色聲味而正也藉如彼說則是天生不令之物以誘人而亂之將衣冠閥閱無君子則陋巷深山無小人充其義類必且棄君親捐妻子薙須髮火骴骼延食息於日中樹下而耳目口體得以靈也庶物不明則人倫不察老釋異派而同歸以趨於亂無他莫求諸己而已矣文王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蹠見飴曰可以黏牡弗求諸執醬饋酳授筵設几之威儀以善飴之用則是天下之爲飴者皆可以盜蹠之罪罪之也失飴之理妄計以爲盜媒盲聾狂爽莫有甚焉者矣故求諸己則天下之至亂皆可宰制以成大治設宮縣

廣殯御四飯大牢而非幾不貢求諸天下則於天下之無不治者而皆可以亂將轡攝繩樞疏食獨宿之中而庭艸溪花亦眩其目鳥語蛙吹亦聒其耳一薇半李亦失口腹之正如露臥驅蚤撲之於額而已嚌其脅屏營終夕而曾莫安枕則帷帷幃不施而徒爲焦苦也故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老釋之於天下日搆怨而未有甯。故喻世法於火宅之內哀有生在羿彀之中心勞日拙豈有瘳與黼黻文章大禹之明也琴瑟鍾鼓關雎之化也食精膾細孔子之飾也優優大哉威儀三千以行於天下而復禮於己待其人而後行也成王憑玉几揚末命惟此之云其居要也夫

## 畢命

畢命之言辭也曰體要於是而或爲之說曰辭有定體焉有扼要焉挈其扼要而循其定體人可爲辭而奚以文爲體要者質也質立而文爲贅餘矣徇是言也質文之實交喪於天下而辭之不足以立誠久矣嘗試言之物生而形形焉形者質也形生而象象焉象者文也形則必成象矣象者象其形矣在天成象而或未有形在地成形而無有無象覵之則形也察之則象也所以質以覵章而文繇察著未之察者弗見焉耳請觀之物白馬之異於人也非但馬之異於人也亦白馬之異於白人也卽白雪之異於玉也疏而覵之雪玉異而白同密而察之白雪之白白玉之

白其亦異矣人之與馬雪之與玉異以質也其白則異以文也故統於一白而馬之白必馬而人之白必人玉之白必玉雪之白必雪從白類而馬之從馬類而白之既已爲馬又且爲馬之白而後成乎其爲白馬故文質不可分而弗俱合也則亦無可偏爲損益矣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同以敬而非以敬父者敬君以敬父者施之君則必傷於艸野而非所以敬君非所以敬君不可爲敬不可爲敬是不能資於事父而同敬矣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同以愛而非以愛父者愛母以愛父者施之母則必嫌於疏暱而非所以愛母非所以愛母不可爲愛不可爲愛是不能資於事父而同愛矣愛敬之同同以質也父與君母之

異異以文也文如其文而後質如其質也故欲損其文者必傷其質猶以火銷雪白失而雪亦非雪矣故統文爲質乃以立體建質生文乃以居要體無定也要不可挹也有定體者非體可挹者非要文離而質不足以立也奚以明其然邪耳目手足之爲體人相若也而不相爲貸非若刻木以爲傀儡易衣而可別號爲一人也故疏而視之相若密而察之一敘一理未有果相似者因而人各爲質焉則質以文爲別而體非有定審矣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於五藏待感於五官肝脾肺腎魂魄志思之藏也一藏失理而心之靈已損矣無目而心不辨色無耳而心不知聲無手足而心無能指使一官失用而心之

靈以廢矣其能孤挖一心以紬羣明而可效其靈乎則質待文生而非有可挖之要抑明矣是故先王視之而得其質以敎人心之誠而使有以自立察之而得其文以極人心之誠而使有以自盡於是而辭興焉夫辭所以立誠而爲事之會理之著也緣政而有辭待辭以興政政無可荒遺而後有辭故辭無可備儳而必於能達奚定體之必拘而挖要可片言盡哉夫西周之誥誓降而爲春秋之詞命降而爲戰國之游談體趨卑而失要文趨靡而離質則信然矣乃其離質以靡者其將可以爲文乎其能用足以發其體乎其能詳足以盡其要乎葢亦相承相襲而有雷同之體執其成見而動人以其要也是則用不窮而能詳乎

體者戰國之游談固不如春秋之詞命固不如西周之誥命矣文之靡者非其文非其文者非非其質猶雪失其白而後失其雪夫豈有雪去白存之憂辭之善者集文以成質辭之失也吝於質而萎於文集文以成質則天下因文以達質而禮樂刑政之用以章文萎而質不昭則天下莫勸於其文而禮樂刑政之施如啖枯木扣敗鼓而莫爲之與益離於質者非文而離於文者無質也惟質則體有可循惟文則體有可著惟質則要足以持惟文則要足以該故文質彬彬而體要立矣而後世所號爲辭人者立一體以盡文之無窮一開一闔萬應而約於一定非是則曰此其佚焉者矣立一要以虧質之固有去其所必資割其所相

待東急而孫露其宗旨非是則曰此其漫焉者矣信然則且以一馬該天下之馬而無白馬以一白該天下之白而竝無白人則且異人於馬而必不許同之於白見人亦白而謂其非人而斥之爲馬筋脈浮出於皮膚之表而肌肉榮衛萎而不靈以尺限肘以寸限指截長續短以爲木偶而生氣生理了不相屬故蘇洵氏之所爲體非體也錮天下於蘇洵之體而文之無窮者盡廢開闔呼應斤斤然僅保其一指之節而官骸皆詘竭力殫思以爭求肖於其體則不知此體也天下何所需之而若不能一旦離之也皎然之於詩律王鏊錢福之於制義亦猶是也而辭之體裂矣韓愈氏之要非要也以擢筋出骨者爲要要其所要而

不足以統天下之詳則不足以居天下之要矣漠然無當於興觀而使人一往而意盡騷騷乎其野以哀鼎鼎乎其小人之怨也則不知此要也為何者之要而何所會也歟陽修之於史陳師道鍾惺之於詩亦祖是也而辭之要亂矣孤露者無體束急者非要驅天下於其阱中而塾師樂用為授受之資豎儒圖便為科場之贄徒用爭勝於蕭梁父子溫廷筠楊億之浮艷曰吾以起其衰也而不知其衰之彌甚也蔡氏之言曰趣完具之謂體趣完具者一切苟且之謂也誰其督責造物而令飛潛動植之各有其官骸莖葉以成體抑誰其督責立言者令積字為句積句為章以塞責而迫不容待以苟完免咎乎先王以人文化成天

下則言道者與道爲體言物者與物爲體故必沈潛以觀化涵泳以得情各稱其經緯曲盡其隱微而後研之爲體合符於道與物之體以起生人之大用故君子以言爲樞機而千里之外應之如響今乃如或督責以應程限無可奈何取辦於俄頃則何異於胥史之簿書漠不關心而徒爲追賁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吏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惻隱之實趣完具之謂也亟疾則鄙乃以首尾略具而謂之體苛察則倍乃以孤露意旨而謂之要鄙則君子厭之倍則小人不服喋喋里巷之言釋之所惡於嗇夫康王所戒於利口皆以其趣完具也韓蘇起衰人可爲辭□□□□□□□□□□□□□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艸創討論修飾潤色孔子之所取以爲命也夫是之謂體要而莫有尙焉矣

四命

君人者有獨制二其他則可責之大臣大臣勿容辭也二者何用人也聽言也黜陟者一人之大權從違者一心之獨斷也夫人以進御爲情鮮不飾美以徼用大臣以薦辟爲職弗容早用其詎求迨其進乎君側矣有所任使而才不才見矣斯與狎習而忠佞類可知矣故不能禁大臣之舉或失人也正而庸之諛而屏之孰能制我以不彰不癉者奚必夙戒大臣以愼簡乎若其旣列侍從而有所稱說矣自非抱道尊高居德嚴謹者其爲諛爲正未嘗不可移

也君崇正則正言御矣君喜諫則諫言進矣至若議於正而責以諫者雖唐虞之廷有巧言之畏從之違之豈大臣之能代我以決哉弗能禁宵人之不諫而審之於微辨之於早密勿之凜測不敢不嚴人莫得而與也戒大臣曰爾勿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爲僚使誘我以自聖而陷於狂也何其舍己求人以曠君職替君權而自棄其君道邪且夫郊遂之官分治於其野六官之屬各聽於其長則忠之與佞才與不才耳目弗及舉遴選而責之長官長官不得委也乃若左右僕御行則同輿居則列侍日得以其謦欬達於黼扆則言或巧而或誠色或莊而或樸會是弗審而相戒曰勿使至我前也然則天下無曼聲而後耳可無淫

無嫙色而後目可不眩乎秉可淄可素之質恃大臣以免悔不則曰惟予汝辜斯亦不自聊之甚矣故舜之告禹曰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君自庸而自威也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自求之也周公之戒成王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自立之也帝王於左右暬御之臣察其人辨其言知人之不能代我而我不容不慎也如是則冏命之危言以戒其臣穆王其有儆心乎君子於此知世變矣雖然世之弗能不變也道之不能不降也君不可不自知也尤不可不知其後嗣之且不己若也不可不知其臣也尤不可不知臣道之已替風俗之已敝下游之

溢愈不可挽也文武徂而王者之道不嗣周召沒而大臣之忠不屬非道法違忘而敦忠無意也習使之然也前王造王業於艱難險阻備嘗情偽畢達知人既已審矣而當艸昧之際言之臧否旋踵而成敗效之故從違易決弗憂其莠言之浸潰也而一時佐命之臣旣秉睿哲之姿抑以國之興亡為己之生死則經營寵祿求當君心之計不生故獎進醇良之士旦夕輦幄以贊其所為而不相撓迫天下之已定矣人君蒙業而居安大臣循資以漸進始之以容保為心也猶未失也乃一有此心而情流巽愞則柔輭漸成乎習向君不能自振大臣不能自堅而希冀榮寵者無可効其奔走之能以徼利祿於劻勷之地固將投間抵

巇承顏餙說以取大臣之汲引而既廁肘腋巧持人主之志意小忠可愛也小信可任也所稱說於君前者說淺而機深事小而害大若出於無心而正其挾意之險若偶然猝發而實其積慮之深旁推曲引以言之而使君因此以疑彼陽奪陰予以言之而使君即信以增疑聽之無端誅之無罪禍成事敗追悔而不知其所從若此者大臣稍有不順即已墮其術中抑且曰此正几授敍之役聊供頤指而他何能爲人君抑曰此以聊供頤指者也忠謹無他而不容擿發者也惟然而害不可言矣迨及末造主暗臣姦而不但此也主暗則志不定臣姦則任之也不容專於是大臣既有可疑之迹天子因有厚疑大臣之心上下交猜

大臣匿情不白乃進靖言厚貌之愉人使執役於左右授以意指乘宴笑而進微辭若與大臣相左也而實以相成若不欲使大臣之知聞而實大臣之口授其言而既售矣則又且脅持大臣之長短以制其生命官府交遘國是益亂成乎極重不反之勢為大臣者亦將追悔而莫及矣西周之季皇父一挾姦私而趣馬膳夫分權交聘漢唐以下覆軌相仍固不可以舜禹伊周之獨斷望諸末俗之君臣則穆王申嚴冏命責以慎簡馭右也豈過計哉度其德無先王之聖哲度其臣非元聖之棐忱度其時已非艸昧經營人勸於功名之風倘既無以自保矣尤不能保繼我者之如我且愈我也嚮一慎簡乃僚之法以馭右之賢姦為

大僕正之功罪則君可以用人之失責之大臣大臣亦可以聽言之失上責之君後世有不令之臣進一姦人使居禁掖人得執以糾之曰天子之狎不順者誰實使然也不度之主卽欲拔一倖人置於左右大臣得執以上爭曰此臣之辜不敢任也申屠嘉以譴鄧通李沆以抑梅詢曾致堯而漢宋之君免於失德亦其效已以中主而治道衰之天下道有高而不可繼也俗有美而不可狃也襲獨制之虛名貽交委之實害又奚可哉故於囧命而知周道之降抑於囧命而知周之所以永也大車檻檻毳衣如璊猶有可畏之長吏建威以讋淫縱而竇孟之流終不能爭勝於劉阜有以也夫君臣交責以交儆固守成之中主恃以定

傾者也

呂刑

今欲審先王之法制亦惟名言之足信而已矣刑罰之稱連類竝舉言刑必言罰有聞自古未之或易也而論者乃曰罰非古也奚得哉舜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鞭扑分有所屬而贖統言之義例明矣乃抑爲之訓曰贖以施於官教之刑而五刑不與不勤道藝而罰以金塾師不能行於里社而況國子乎其言曰五刑而得贖則是富者生而貧者死貧者刑而富者免將使富人公於殺人而不忌夫不揣其本以極其末則其說伸矣乃以此爲患則以施於官教之刑也將富者可亢玩公事而弗勤弦誦

矣乎矧呂刑固曰五刑疑赦閱實其罪則罰施於疑赦而
殺人及盜不與於贖明矣又或為之說曰先王以道治天
下或抑或揚以昭德也故善者登進之以禮惡者死傷之
以刑以責人之生而賤其死責全其受生之肢體而賤其
殘一抑一揚而仁孝之精意與存焉如其以罰為懲而顯
示天下以居財之為貴而輸財之為賤則胥動其民心於
貨賄之有無也使然則以罰故而勸人於貨抑亦刑殺示
懲而進比之禍均於盜殺亦將責偷生而賤致命也乎且
民不可使勸於貨賄而在官之士入學之員其宜導以伸
廉隅而賤貨賄又何如邪天不以有所虧而廢其陰陽聖
人不以有所敝而廢其賞罰正其道於在己而順其化以

無憂斯亦已矣如必賤貨賄而不寄以權則非徒爵儆而賞亦儆爵祿者貨賄之所聚也爵可以訓驕祿可以諷貪胥勸天下於富貴之塗而不憂其榮富貴而輕仁義邪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固生人之所不容已也奪其不容已而病之故曰罰懲非死人極於病古之爲刑罰者亦率人情之固然而爲之予奪焉豈有病與從其儆而儆之無不儆也從其善而善之無不善也故聖人不免於流俗之譏彈而昏亂亦有可原之心迹苟從其儆而峻刑以治失道久散之民則兔爰雉罹害之懵於罰也相千萬而無算乃先王之於民也則既制民以產班士以祿抑末業以重農故富者有以富貧者有以貧里氏鄉櫛

之民均平齊一於仰事俯育之中何所得強豪兼并之族
藉有餘之貲以恣其横哉迨其後而有居贏債實之横民
倚貨賄以亂法則惟先王之經法蕩然圮壞而豈罰之爲
法不藏以貽之敝乎且即從其敝而言之愚氓之情其狠
戾粒米揮斤金錢輕於受罰求逞一朝之忿而不以慘毒
其心者則必貧者也若其積貪以抵於富則雖粟朽於倉
幣蠹於藏而一菽之遺一銖之散遂若徵肌剜肉呻吟達
旦而不安其寢故貧者之罹法苦於其輸而得當以輸則
若疾疢之去體富者之罹罰其輸爲易而懐之戚戚長年
累歲而不忘此亦人情之大致矣先王之以刑罰懲天下
也外病其身而內病其心病其身以刑非但使之毒楚於

一朝毀形殘體而終其生不能以貌與人齊病其心以罰非但使之困窮於期限也訟而見曲姦而見擿輦致其資以輸而贖為君子之所奪則摧抑之辱內以媿於妻子外以媿於鄉黨者亦未可釋矣先王極不肖之情知其私利厚藏之心可奪之以儆其惡而抑長養其廉恥以使可悛彰明其罪戾以使知懲所以治人之道曲盡之矣然且謂不足以飭吾怒而必槩施以創懲彼姦宄狂驁之徒凶狡動於中則死不為戒曾墨劓剕宮之足以戢其志哉富者不以出財為難猶夫強者之勝痛楚頑者之不恤殘形也五福六極之參差不齊也不能必善者之富以強則王者斂極相天而以脅以威亦但能使不善之民富而之貧壽

而之天強而之弱其能取天之貧富強弱不齊之數等均而極乎重以使有罪者之必嬰其難受者乎懲於富者之不畏罰而廢罰則亦將懲強者頑者之不畏墨劓剕宮而均之於死乎惟死則可以槩天下而示之威然且有一往狂夫甘刃鋸其如飴者故老子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威之之死且不畏又將何以懲之故天不以霜雪之不能凋松栢而亟施以拔木之風王者不以刑罰之不能困富強而槩坐以必死之律正仁義於己而於物無憂也然而有不幸者挾富以輕試於法則抑有下刑適重上服之科以刑故於小盜先王之盡人事以相天道精義入神以利用至纖悉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者也與知其末流而為之防

徒立多辟以淫用其威且使鷙悍之吏流血成渠而不恤爲君子之學者惡惡已甚倡慘覈之論淫於申韓而不忍之心潛鑠而不知矣況夫刑極於上則賄流於下千金之子不死於市莫夜之金旁委於吏室苟官箴之未肅吾未見富者之克即五刑與貧者均也無已則疑宮剕以下之可贖而大辟不可千鍰之罰其穆王之耄政乎雖然大辟之罰非謂姦宄殺人之不疑於赦者也罪之所科固有層絫而上積以至於大辟者矣輕者抵輕而倍者重一等矣倍其所倍而差以四等又從而倍之則大辟之法罹焉如枉法贓之類如將於其積重而減與輕齊如今律罪止杖一百之類則輕者不服而人之試於法者等一刑而何弗犯其重如將因積重

之不當死乃遞減而輕之乃輕者極於無刑而多所漏矣
因輕者之下刑而數倍其辜則不極之大辟而不可若此
者槩置之於一死而人之死者積矣今律之有雜犯死罪
是也是豈可與白晝刼殺加功殺人者同其斬刈乎乃或
又爲之說曰流宥五刑爲此言也而抑不然古之以流爲
宥者爲在八議之科耳故以施之共驩蔡霍而不下逮於
庶人彼既有爵土享富貴涖臣民長子孫奉廟祀則投畀
四裔内不得世食其國邑外不得身厠於寓公而罰亦重
矣若夫不軌之罷民去墳墓遠親戚以趨利於四方視去
其鄉如脫敝屣而流亦何足以懲至於加之以桎梏責之
以鬼薪城旦之勞煩冤劇苦之以不得有其生則既流之

而又病之或從而墨之是刑罰與流竝施於一人之身後世不仁之政而豈先王之典哉况乎投楚夏於煙瘴驅疲弱於口外名爲不殺而假手於谿毒射工及夷狄之鋒刃以陰絶其命恩不足紀而威亦不足立矣則何似因以罰者之名正而事成且以開其自新之路也藉曰穆王以財匱而訓贖刑非經國之大猷乃即有縱有罪驕富人之傲而以視國計已蹙横加賦斂吏緣爲姦朘削農民者不猶相逕庭邪蕭望之刻薄之說徒以偏辭拒張敞遊於聖人之門者不當爲之左袒也罰者非穆王之防也自唐虞以來未之或易也夫豈帝王之不審而爲此哉天之有六極也各有所用以施其化帝王體之而嚮威行焉六極有貧

而罰道行矣因天之道審人之情雖有損益其何病焉夫子錄呂刑以著三代之刑章也以此

## 文侯之命

繫小弁於雅而不與揚之水同列於國風旌孝子之志也東周無傳書而錄文侯之命繼畢冏存周道之遺也以平王猶有君人之道焉故春秋不始平王而始於桓王周之下夷於列國而不可復興自桓王始宗周之亡則亡於幽王矣平王其何咎焉入春秋之三年經書天王崩君子之所悼也桓王忘親黷貨失信無刑而周始降於列國春秋書武氏子求賻喪未踰年親遣童稚求乞諸侯黷貨辱親無人子之心也春秋書從王伐鄭背先王之信忘其有功

於社稷奪其政而又加之兵師敗身傷爲天下僇無君人之道也故周之降於列國桓王爲之也於是夫子閔天下之無王而春秋作使桓王能繼平王之志而成其事春秋何爲而作哉謂申侯以太子之故與犬戎攻殺幽王者司馬遷之妄也詩序稱西戎東夷交侵中國用兵不息而抵於亡則亡西周者戎也申侯其何與焉推投兔道殣之悲原屬毛離裏之愛藉令舅氏緣我以爲兵端君父繇我而發大難其不致死於申以謝先王者無幾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哀哉之子忍聽母家之弒父而報以屯戍之德哉故孟子曰親親仁也申生不忍明見誘之繇而死於驪姬君子曰此其所以爲恭世子謂其不足於孝也故死之非

難而生之不易幽廢之餘永懷不替逝梁發笱遺愛弗忘壞木無枝且惟恐以無後爲不孝之尤平王之志苦矣安於放以綏君父之怒全其身以繼宗祏之守仁人之道也故曰仁也聖人宅心忠恕而審用權衡故於小弁存孝子之志而於文侯之命幸周道之猶存也非後世一切之論信史氏之誣以吹毛羅織者之得與也乃擿平王者又曰棄文武之故都於不守東遷而王迹以息嗚呼欲責人也必爲之謀爲之謀者必其可行也可行而不行然後責之也未晚今且築九成之壇設九擯三揖再拜晉彼論者而爲平王謀又將如之何邪其致死犬戎爭一旦之命如蔡世子有之國滅身死而不恤乎抑將守茂艸之周京困敝

而亡如晉懷愍之坐空城以待縛乎李綱徼幸於孤注而
徽欽爲虜猶自鳴爲忠直又其甚者則如光時亨之誤國
陷君而身則降賊以偷生耳則責平王以輕棄故都者其
大槩可知矣君天下者以四海爲守天子之孝以宗祀爲
重死社稷者諸侯之義也不反兵而報讎者匹夫之行也
海內之地方七千里王畿之域東盡於殷郊皆天子之所
得居也三塗嶽鄙武王之天室也瀍東澗西成王之卜宅
也民病於天夭財匱於皇甫諸侯裹足於遂燧大夫作室
以出居絃斷不更柱膠而鼓守西京之灰燼棄九有之鴻
圖此不君不孝之尤以殄絕文武之景命者如之何其以
此爲天子謀也惟其遷也幸則爲靈武之唐復爾鄰之鐘

虞不幸而猶爲錢唐之宋存九廟之宗祧其覩素車繫組青衣行酒者自相千萬豈得以悻悻之怒硜硜之節執獨夫一往之意氣進而謀元后之去留哉李綱謀之而佹敗于謙謀之而佹成勢非景泰而事等靖康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爭決裂一朝而神人無主悲夫然則平王固與唐肅宋高等遂可許以仁孝而足君天下乎夫平王之視二主固有辨矣其遇亂而居於外者均也乃於小弁見平王之志則非錮父南宮之心矣於文侯之命而見平王之所以爲東周者固非宋高偷安江左之謀也少康之復夏也二斟爲之基虞綸爲之輔歷祀四十而禹甸如故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非特立國之所憑亦興復之所藉也安其身

而後動則鄭居虢檜之墟以鎭撫東方而固成周之左臂定其交而後求則晉臨汾絳度衣帶之河水而即踐雝州之庭故其後晉之持秦者五百餘載韓不亡而雒邑之九鼎秦雖暴不敢問也則平王之授鄭政者爲綢繆根本之遠圖而其錫命義和也乃控制關中之至計蕭何治三秦寇恂治河內漢高光武所以雖敗而興者亦此道焉耳況承文武成康之遺澤因黍離陰雨之人心收后稷公劉之故土乎賜之弓矢假以專征所以睦晉而制秦也平王之志深矣假令天不資秦而周祐未艾則王師整旅以嚮函潼晉人乘虛而渡蒲坂鄭輯東諸侯以繼其後問秦人之罪徙歸之於汧隴直折捶收之而不待再舉之勞乃天不

假之以年文侯早世鄭武旋亡宕生安忍無親成師僣姦內訌非復有翬翔文武捍艱追孝之心然且平王猶不憚屈體交質隱忍以圖成其初志四十餘年之閒猶一日也志之不終延及桓王首修怨於鄭而致祭足取麥之師再致怨於鄭而召祝聃請從之辱釋西爵之圖爭小忿於穴中而鄭之援失矣納曲沃之賂遂其無衣之驕氣資尹武之師滅義和之適嗣以故翼人既恨其薄恩曲沃亦狎其猥鄙遂及武厲惟蠶食鄰國以啟霸圖而置宗周於秦越則平王之遺意蕩然而秦得高枕以收文武之餘民矣此桓王之所以不王而春秋之所以託始也功之未就者天也志之自立者人也聖人恕人於功而原人以志故存小

弁於雅以西周之亡上有失道之父而平王惟順之於天錄文侯之命於書以東周之不王下有不肖之子而平王已盡乎人推於父而志不得伸猶可以泣告於鬼神而自喩壞於予而功不得就乃令千秋以下舉頽越廢弛之咎歸過於貽謀之不臧君子所深閔也記天王崩於春秋之始以繼尙書而作聖人之情見矣乃周不亡於犬戎之禍猶爲弁冕本源以施於振王也又豈非平王不可泯之功而晉鄭之君贇東遷之計謀之具臧亦不可誣矣史氏獵傳聞之猥說以誣古人世儒求備於人而樂稱人之惡折衷於詩書以求聖人之襃貶斯以俟之來哲

贇晳

於牧誓見古之陳法焉於費誓見古之軍令焉夫兵戎之事大矣不習而臨戎弟子輿尸之凶也然而三代之遺文無多考見則上不以教下不以學祕之也慎之也抑事簡而無容多爲之計也以此知世所傳太公六韜之書爲戰國枭人之僞作於尙父之世無有以此言兵者也於牧費之誓見其大略皆涖戰之日以警士卒其先不以論議於帷幕申飭於訓練者何也古之用兵與後之用兵勢殊而道異則以三代之軍制驅束後世以摹倣者祇以病國而毒民必矣言三代之軍制者其大大端曰寓兵於農考於二書則三代非兵其農也其爲兵也猶然一農也寓焉而已矣牧誓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

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後世而以此戰也我欲止齊而人之弗止弗齊也將如之何止於七步而不進止於七伐而不殺氣一息而不能再振也將如之何止齊於此而旁出以相撓也將如之何葢古之用兵者以中國戰中國以友邦戰友邦以士大夫戰士大夫即以農人戰農人壤相接人相往來特從其國君之令以戰而實其友朋婣亞也故其戰也亦農人之爭町畦而相詬競雞犬而揮拳已耳無一與一相當生死不兩立之情也馳驟控弦以決君事之利鈍者車中之甲士耳步卒之屬每乘七十二人勇怯無擇備什伍以防衛夾護車牛以供芻粟治井竈以安壁壘而已矣固農人服役之勞非壯士折項陷胸之選也迨及春

秋之季宋華向之徒夕宿宋公之守晨趨華氏之軍下弗僻上弗誅也足知三代之兵非兵也農之寓焉者也故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凡為里者八凡七十二井而出一乘之卒是有田九百畝當漢以後四百畝有奇而一人為兵征伐數起民不橫死者甲士之外人皆知其農而非兵不以俘馘為功也於是步可有方伐可有制兩無重傷示威而已乃流及戰國原丘甸以起甲兵既無不兵之農吳起暴蔫白起尉繚之屬以兵為教以戰為學以級為賞以俘為功一戰之捷斬死者數十萬蓋寓農之制未改而淫殺之習已成自列國交爭以迄秦漢之際千載以下遙聞而心悸況自漢以降以除大盜以禦□□者乎如其可如牧誓之步伐止齊也

則農可兵也旣不能然而驅耕夫於必死之地徒以債國有人之心者何忍而爲此哉費誓曰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無敢有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臣妾逋逃祗復之我商賚汝則兵且防民之侵兵防民之侵則兵不侵民可知矣兵不侵民而民可侵兵則民日游於營壘之閒猶農之越陌度阡以相聞也當其爲兵無改於其爲農抑可知矣自後世言之兵固不可爲農農固不可爲兵也兵而使爲農則愛惜情深而兵之氣餒故屯田而兵如無兵農而使爲兵則坐食習成而農之氣狂故汰兵而必起爲盜無他兵有不保之生則無顧惜也於是而善御兵者必懸不赦之刑以擾民爲大禁古之用兵者以義動不以利興

其充卒伍於行閒者以役行非以勇選進而無死亡之害則不怙死以淩人退仍井里之氓則雖于役而不忘其故君不以利爲功將不以勝奪利則兵亦不以一籍戎行而視民爲其刀俎魚肉兵之情不囂則農之氣亦靜迨及春秋館穀三日遂詫以爲大獲芻稾糧糒全家計於行陳之中必無野掠以殘民亦不因糧於敵國養其志於采薇采芑之中閑其情於藩舍蓋藏之計故人胥可兵也而歷懲以馴良者兵固可農也侯國之有侵伐卒有事於比鄰而無防邊久戍之勞受命而討不庭但令服罪而還師又無追奔擣宂之事文告先及四野之人民入保互相知而互相恤井不堙而木不伐今日之往而不彼侵他日之來而

不我傷故賫誓之動色相戒但自謹司其牛馬臣妾無殊乎主伯之告亞旅以誓穿窬於倉庾牢㮒而不以標掠人民申驕橫之禁如是以為兵專靜淳龐之氣不惁於素無剽掠之利搖蕩其心而之於貪戾則車還甲散仍安其男耕女織之常兵固可農也後世之兵與□□猾盜相逐於千里之外輜重不相及樵蘇不能給禁令雖嚴而弗能止戢克勝追奔則馬仗衣屨布帛金錢狠戾惟其取非分之獲既蕩其情坐食之安又習於遨使反罷敝以㒼終歲之勞而茹荼樗之苦能保其亟心服先疇者百不得一也如其可以賫誓之軍令治軍也則農可兵也既不能然而欲重農固本以防民之暴悍也其敢輕用農民於戎馬之場

哉夫酌古今以定立國之規非啍言之可試久矣三代之兵可無兵也一戰之勝不足以興王一戰之敗禍不及於天下故得以雍容詳謹之跬步爲陳法而怯懦之耕夫有以自全於爭鬬之地三代之兵不以爲兵也一詞之失而整旅以前一桑之爭而援枹以起氣洩詞伸而各安其生計故得以謹守輜重而自保爲軍令而于役之征夫初不須有驕縱淫掠之憂處今之世用今之人以保今之天下可以其道而治軍乎固不能矣則農與兵之不可合也久矣以買首爭衡之法教其農而農不能勝則積尸於原野而天下無兵以掠奪淫縱之令禁其兵而兵難固戢則人競於貪驕而天下無農無兵則□□□□無農則盜賊日

繄善讀古人之書而推廣以論世尚無以一曲之學禍天下乎哉

秦誓

言有至是者不可廢也而其心則不能如其言言不以人廢抑不以其心廢言苟至是不可廢也聖人樂取於人以進天下於善則亟取之讀者因言以考事因事以稽心則抑因此而得炯戒焉秦誓之言非穆公之心也穆公所欲爭衡於晉得志於東方者夢寢弗忘則所昧昧以思者終仡仡之勇夫也故公孫枝得以終引孟明帥彭衙之師以拜賜然而姑爲誓以鳴悔者其是非交戰之頃心尚有懲而言軏於正夫子録之録其言也取其乍動之天懐而勿

問其隱情內怙終畔其言之慝聖人之宏也夫豈穆公之心哉乃於此而爲人臣者當亂世事詐力之主其難也甚矣非君子孰能守貞而免於咎哉其唯周初之君臣乎降德國人修和有夏以積功而有天下者卽其以累仁而不爭天下者也命之未集不以險詐之謀疲敝天下而收其大利命之已集不以文飾之言彌縫天下而避其口實則君若臣早夜勤謀之華屋之下者無不可正告天下以無慙卽或有所未效亦終不摘其謀之不臧而誦言以分已之謗君以不回而千百祿臣以無過而保功名至於三世而號公閎天南宮括散宜生泰顛之功烈昭焉故君子樂論其世觀於君臣之際以勸忠也夫秦則異是已乘周之

東竊起而收岐豐之地聞晉之亂因釁而啟河東之土所以肇造邦家者非有公劉亶父君宗飲食之恩宣理疆止之勤也天下不亂則秦不能東鄉而有為天下有憂則秦以投間而收利有時坐睨而持天下之長短有時挑釁而疲天下於奔命始於秦仲訖於始皇并諸侯滅宗周一六合皆是術也乃既以陰謀祕計徼利於孤寡惸弱以成其功而時當三代之餘先王之德教未斬商周所以得天下者已然之迹必正之名賢不賢且胥識之不可欺也則又惟恐以其中心之蘊纍著於世而生人心之怨惡故幸而僥成則為之名曰昆吾韋顧之湯功遏密伐崇之文德亦猶是介其或僥敗則歸嫁罪於共謀之臣以塗飾天下而

謝咎夫然故孟明西乞白乙之徒成不能分功而敗則爲之任過也嗚呼其始也固相與屏衆密謀以徼幸於一旦事之僨裂乃昌言以斥之於衆曰仡仡勇夫我尙不欲截截諞言我皇多有之呵斥之如犬馬蔑夷之如艸菅也亦如斯夫自是而後探秦志而爲秦謀者若商鞅白起魏冉范雎呂不韋蒙恬李斯之流無不旦席珍而夕路艸進促膝而退囊頭勞形怵心力爭以快秦人之欲而畀以天下乃放逐誅夷身受不韙之名以爲秦分怨於天下則何秦君之狡而秦士之愚邪此無異故凡秦人之所謀以得志於天下者皆非人臣所當進謀於君也失信無親利死亡伺孤寡以賈亂寓干戈於講和之中晨賓客而夕寇仇危

其父兄驅其子弟為孤注以徼利於千里凡此天怒人怨之大慝憯焉莫恤而冀戰勝之賞懷此以事君是猶助弟以訟兄訟愈健而弟之疑忌愈深也忍於人者無所不忍譎於人者無所不譎立談之頃早見其心而欲以此結恩故保功名於安忍雄猜之主其可得乎當其前席傾聽之日劍已加於其頸矣乃秦之臣子譴訶相仍誅夷相望前者已傾後者罔覺豈其甘以身名抵陰賊之鋒距邪此抑有故蓋秦之所陽尊其名而不欲妒媢者皆所擯棄者其所譴訶而繼以誅夷者則所禱祠以求者也夫人之情不動於賞罰而動於人主之好惡苟非正誼明道遠利賤功之仁人則賞罰惑於無端而好惡移其風尚其不為險陂

之主所顚倒而樂爲之死亡者鮮矣誓曰詢茲黃髮則罔所愆非穆公之情也國人則知其窮矢感言而非其好也公又曰不替孟明孤之過也亦非穆公之情也國人則知其詆訶未幾而繼以顯庸也彭衙之戰濟河之役猶資射御不遵之仡仡於孟明而黃髮之詢仍土苴也故孟明曰三年將拜君賜亦知逢咎之不長矣是穆公之誓衆而移罪於三帥者外以間諸侯之口内以謝寡妻孤子之痛怨而非以情也不然公孫枝其能終抑無技之老成違君之怒力護覆師俘獲之勇夫以徼不可必之戰功於他日哉孟明之徒竊見其心而樂與之共功名動於其所好惡則斥辱不以爲媿卽有死亡之禍亦其情不知憂得不與子

車氏同閉三泉亦僥幸而非有必全之首領矣彼鞅起冉睢不韋斯恬之徒一日之力未殫智未盡功未竟過未有所必委則固可以緩姝刑赤族之禍而言聽計從什百於蹇叔百里之陽尊而陰遠矣夫君子出身以任人國家之事進以當賓友之禮退以保明哲之身所守者道也所重者恥也所惜者名也嗟士在廷昌言其惡斥爲勇夫罪以謫言舉杌隉而歸之於我彰惡於鄰國嫁恨於百姓曾廝役狗馬之不若苟其有羞惡之心者亦何爲辱名賤行以強與其謀邪嗟夫王道之息也德衰功競士以其身游於蠱壞之世而處人圖王定霸之間守經而自靖則以失時而見侮揣變以從欲則以懷詐而見疑乃守貞且有屯膏

之險而教孫甯全顧後之圖安於忍人者疑其不難於背己險於乘人者畏其不可與有終樂殺人以爲功則將以之平怨於冤鬼多掊利以富國則必億其厚藏於私家故蘇秦裂文種刎韓信夷劉晏籍狥人主之欲僅取一旦之歡而極非常之禍斯亦可爲大哀也矣雖然其不足哀也彼所爲逢君之慝志以自謂得志於人主者其裂人刎人夷人族籍人産不知凡幾矣故曰出乎爾者反乎爾天之所假手以洩究獨天椓之忿者卽此解衣推食投膠得水之君臣而亦何遠之有哉故夫子錄秦誓於書爲人君得失之衡抑爲人臣死生之紐也黃髮之士膂力既愆而裕乃心以裕天下不逢君於近功小利之傾危則卽以穆公

之祟力尚詐而措心自鑒亦必引咎歸己而大白其無技之忠忱以正告天下後世而不能詘其榮懷其覩孟明之惡不可掩必加斥辱以謝國人者榮辱霄壤也則君子之行己事君不與世主爲遷流其必有道矣故荀彧隕命而徐庶全身孟昶仰藥而徐廣終老陸賈稱仁義而榮侯生售權謀而擯沈約獲惡謚以死趙普開讒言而危履信思順者雖險而不傾取義蹈仁者雖死而不辱安能因人之好惡以蒸成朝菌之榮光哉存亡者天也死生者命也寵不驚而辱不屈者君子之貞也樂則行而憂則危者大人之時也然則蹇叔百里其得道之正與而抑未也。蒹葭蒼蒼白露爲霜秦之始與有伊人矣煜煜紫芝之可以療饑秦

之末造有冥鴻矣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子贊之曰志可則也志足以為天下則則與散閎顛括同為三代之英自夭祐之吉無不利矣百篇之終秦誓聖人之志見矣斯以歷聘列侯而不西渡龍德而正中也

七世孫世全牛少　謹刊

尚書引義卷六終